

山陽先生題跋

全

13  
1003  
4



明 13  
號 1003  
卷 4



目錄

卷上

題米書擬古帖

跋趙松雪帖

題絳帖

題蘭亭帖後

題蘇帖後 二首

題漢溪書法通解後

題蘇書醉翁亭後

題米帖後

天  
房  
仙  
文  
卷  
上  
二  
月  
贈

題九成宮銘

題鸞群帖後

題麻姑壇記後

題右軍真蹟

題陸淳鄭審則真蹟

題爭座位帖譯文後

題胡人騎馬圖

題施溥山水

題郭完山水雙幅

題胡宗仁山水

題藍田叔山水

題楊嘉祚墨竹

題呂端俊竹

題蔡道憲書

題倪文正公真蹟

題吳春坡淺絳山水

題朱軒水墨山水幅

題江南春曉圖卷

題盛茂燁山水

題趙之璧宿鴈圖

跋鄭培草蟲卷後

跋白石書東

跋米庵樂志論

題賣茶翁書後

題竹洞山人仿十二家畫冊 十二首

題陳曾則畫蘭

題陸應陽卷

卷下

跋先君子書後

跋景文梅庵香雪詩後

題無款明妃出塞圖

題自書卷後

米法千字文跋

題書畫帖

跋游仙圖卷

題糺林詩卷後

題自書畫後 三首

題竹洞春琴合作山水

題近人畫帖

題清輝詩卷

題天艸夜泊詩後

鎮西八郎歌跋

題湊川歌後

題李營邱傳後

跋孫師昌墨蘭卷

題伊達子負藏清人花卉卷

題韓大年千文後

跋沈嘉則詩卷真蹟

題天平寶字年間經卷

跋無款毛詩邨風圖

題阿彌陀經碑搨本

題大雅遺愛圖卷

跋伯表書古詩十九首

題三銘搨本後

題介石畫後

題手寫孔石村畫訣後

跋東涯手書詩卷

題谷文晁山水卷

跋吳小仙捕魚卷

題寒江獨釣圖

山陰分以雙龍川翁  
題徐翁書吳明卿詩

題大雅墨竹

題再寫耶馬溪山水圖卷

香雪翁畫蘭

題筱簍弼小字卷

題自書前赤壁賦後

題田君彞畫山水

題與田彞合作山水 二首

題介石畫帖

跋介石橫卷

題大雅小幅西湖圖

跋宋板阿彌陀經

題介石絕筆畫

跋嵐峽圖卷

題馮仙棧山水

跋市河米庵絕句

題小澤蘆庵翁太秦歌稿

題研譜後 二首

題西清古鑑後

題集古印存後

山陽先生題跋自錄 五  
題陶說後

題續茶經後二首

山陽先生題跋卷上

門人加賀兒玉慎士敬輯錄

題米書擬古帖

擬古詩。詞翰雙絕。米帖中最可學者。坡翁評米。邁往  
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唯有此氣。  
故有此文與字耳。董香光撫米字。如婦人為男裝。無  
他氣不肖也。士錦寓我家。有售蘇米二帖者。與余分  
而購之。其家舊藏戲鴻渤海二帖。中皆有擬古。而不  
同此。此蓋摹真蹟也。

跋趙松雪帖

魏字如坐。晉唐字如立。宋字則偏倚矣。趙子昂有意復坐立之正。而流於俗態。不及宋人之有逸姿也。元明以後無出趙範圍者。董元宰每輕視文祝。而顏頤老趙嘗曰。趙書熟。有俗態。我書生。多秀韻。生熟未必不然。俗秀則吾不知也。至於清人。皆董奴隸。康熙之於董。猶文皇之於右軍。故能成一代風尚也。近士大夫。有頗為米者。自董悟入也。

題絳帖

均晉唐書也。淳化是王著書。寶晉齋是米芾書。停雲文徵仲書。而戲鴻董玄宰書耳。猶之均唐詩也。濟南

曰選者濟南詩。竟陵曰歸者竟陵詩也。學者當具隻眼觀之。唯絳潭二帖。摸手無名。庶幾得真乎。

題蘭亭帖後

蘭亭諸刻。當時聚訟。而傳於今者。子昂十八跋本。蓋出於定武摸本。仰字作針眼。欣字作燕尾類。皆可按也。余嘗見一本。悲夫上以黑塗抹處。儼然見良可二字。夫字上見己字。皆原稿之遺也。大氏二王書東。如十七帖。皆草体圓活。難於傳摸。故諸本各異。其得真與否。不可必。唯行書如蘭亭。楷書如樂毅畫贊。諸本槩同。或是山陰影子也。



題蘇帖後

東坡與松雪皆學李北海者。而松雪之肖其貌。不如東坡之得其神。而更出手腕。其人然也。

又

嘗讀說部云。東坡磨墨如糊。然見明中葉以前人書。字上皆有積墨。如粟粒。則不獨蘇也。清人或論董思白。用作畫墨法。墨色嬌嫩。其始可喜。久藏全無神彩。奕奕射人處。余以此悟古今之異。不但書。詩文亦然。

題漢溪書法通解後

古今來言書法。如蠶絲牛毛。其言重複不耐。此書頗

撮其要。其晚出故耳。余遇從問書法者。輒曰正鋒懸腕。是不易之法。然必使手如懸槌。謂之撥鐙法者。拘矣。子有臂有指皆可活動。何以懸槌為。古人所以立此法者。欲其以心使腕。腕使指。指使筆。運用自然。無事末巧而已矣。悟於此。八法以下千言萬語。皆不出於此。東坡以腕着紙。故其字左秀右枯。作戈尤不便。是不能為撥鐙者。然不害其為善書也。

題蘇書醉翁亭記

張芝草書。多自篆變化來。以意造之。所以為草聖。張旭書不多傳。懷素原於張芝。所謂恠石奔秋澗。寒藤

掛古松者。不可與楷行同視。宋以下無復為者。如蘇書醉翁亭草字。是贗作。如米少年帖亦然。嘗讀李竹嬾筆記。同時有贗宋諸公書者。任意猖狂。不為模擬。故人或認為真。此或是也。至晚香白雲二帖中所收贗本。有刻意極肖者。固不能逃明眼之下耳。

### 題米帖後

米學羅讓。猶蘇黃學楊凝式。皆以其近人肉書易尋。用墨之意也。故獨學晉唐石刻。介介自是者。其書無精神。如我東江大年。皆是近人學。船來俗札。東閣石刻。則太甚矣。

### 題九成宮銘

九成宮銘。多病筆。恐傳摸之失也。虞永興以高朗褚河南以清潤。並見其長。至勁峻一派。則率更獨擅。如此銘。何曾覩其勁峻哉。唯以皇甫府君碑較視。乃可知已。

### 題鸞群帖後

鸞群帖。有士敬之跳盪。而無其韻致。當是唐人。以右軍有換鸞之事。故贗作此札。宋時蓋既藏御府。東坡先生以為真蹟。一時誤鑒耳。

### 題麻姑壇記後

唐人以九宮法作楷。貴其端正勻停。唯率更在勻停中。取鋒芒外溢之致耳。至於平原楷書。則不可以一體名之。中興頌家廟碑。似本樂毅論。多寶塔似本黃庭。至如此記。勾裹波撇。極其氣力。不受束縛。則畫贊之派也。

題右軍真蹟

廣福王府藏右軍草書札。墨光如漆。波桀連屬。處焦渴飛白。而筆墨並到。有石刻不能盡者。其紙硬黃。余竊以為唐人摸本。淳化所傳二王書。蓋皆此類。而我邦傳此。蓋在唐時。題曰真蹟。可也。壬午六月。因府吏

曝書。例得縱觀。退而竊識。是日又觀太閤遺衣冠。偉麗甚。

題陸淳鄭審則真蹟

叡山東寺。並藏開祖入唐齋來經論目錄。皆手書小楷。通唐人。各有海口。官吏押尾。押弘法卷者。曰陸淳。字如顏。法草書。陸豈即注春秋者耶。傳教卷。曰鄭審。則字帶蘇米意。風氣所開。唐已有如此書耳。然之可見。唐人手痕之一片也。上田利兵摸換藏弄。示余跋之。

題爭座位帖譯文後

新舶來爭座位帖。雖有漫漶處。筆意可尋。戲鴻帖中所收云。摸其家藏宋榻。其所謂陝刻字形已漫者。蓋即此是。然視諸董摸。似得其真。余較對推讀。取副墨細字。連寫本行。難通者思而擬之。亦注於傍。雖未敢曰得魯公意。然大旨了然。此本余與承弼各購獲一。而彼較明亮。余強換取之。因舉所寫本贈之。使綴其尾。初寫特取譯讀。遂臨一過。知其勾撇波磔。與常情迥異。最欽其運用自如如此。而逢稜帖中字。必憑王法。如孟子論說縱橫。而每稱仲尼也。坡翁蓋刻意此帖。而斜鋒着腕。故輸此神健。亦如宋學出於孟而成。

一種頭巾氣也。

### 題胡人騎馬圖

石屏家藏古畫一小幀。作胡人騎馬帶弓箭。二小兒纍騎前後。其人手餅餌啗之。前者方食。後者自背後窺。有羨色。意態各各生動。凡人馬鬚髮鬣尾。細入秋毫。而無一滯筆。真名畫也。其鱗色描法。疑為元人。余歷覽京輦諸名利所藏。題為松雪畫馬者。緊屬贗手。其無款識者。或有可觀。如此幀亦以無款為佳也。石屏其寶之。已卯夏日。賴襄子成。觀於備中。見山亭時驟雨挾雷。一洗暑氛。試石屏家藏墨題此。

題施溥山水

清初人施溥山水絹本。出於尾張。歸我門人備後橋元吉。長條巨幅。水墨淋漓。蓋罕匹之物。所恨少書卷氣。又用意率略。恐是聯作數幅之一。非獨軸也。余欲奪之。及見此意乃止。聞尾州更有楊文駘一幅。圖樹木山巒各一層。不如此幅之結構。然屬士氣畫。余未觀之。文綵與馬子英同鄉連姻。然死南京之難者。使其果真蹟。亦足貴也。

題郭完山水雙幅

郭完絹本山水對軸。皆水墨長條。一為米法。為山凡

五層。皆雲煙沒腰。露其鼻準而已。出尾州。為浪華平又氏所藏。平又少小與池大雅諸人周旋。好書畫。頗善賞鑑。所藏皆可觀。已而目盲。猶務收蓄。每構一幅。示之所親。使詳語圖樣畫法。而傾首聽之。徐出評語。往往破的。人不能欺也。又有張瑞圖山水。亦水墨信筆揮洒者。聞京師一賣藥家。藏瑞圖一幅。似是同時製云。余未得觀。而不必觀也。瑞圖為魏閣書生祠碑。後籍逆案。故奉母逃入海。客寓我邦。我邦所以多其跡耳。

題胡宗仁山水

大津人河村莊七。收藏畫頗多。余所最留意者。一為

胡宗仁山水。焦墨渴筆。積成濃厚者。一為王建章風雨圖。上題五古一首。山巒疊出。雨脚斜飛。觀之。淒神寒骨。兩幅皆金箋。而筆墨沈透。不流滑。宗仁崇禎間人。建章未詳。聞伊勢人藏建章十幅。余欲往觀。未果。平生所見。更有兩幅。一歸浪華人。峰巒重疊。一歸江戶詩佛老人。則率筆也。

題藍田叔山水

藍田叔山水。余見數幅。在讚岐高松者四幅。尺寸題款畧同。蓋聯作也。喜作老樹根幹魁偉者。以蘿葛葉紅者。裝點之。大抵筆力道健。而雅韻不饒。所謂浙派也。

題揚嘉祚墨竹

博多松永宗助所藏。揚嘉祚墨竹。絹本長條。筆墨清妍洒落。上題七絕一首。詩已佳。書頗間章草。亦可觀。余西遊過肥筑。薩觀書畫頗多。最不能忘者。是也。何時得再觀之。快心洞目哉。

題呂端俊竹

京師福井氏。極富收藏。余數得觀。而最注目者。呂端俊墨竹一幅。作枝葉不為點。踢取姿。故露逕蹊。不相遮蔽。亦無一點匠氣也。

題蔡道憲書

米庵癖好書畫。力亦能羅致之。以都下多災。慮不能盡守。抽五十幀。因林祭酒。納之國學庫中。許時出觀之。亦善計也。家藏有蔡道憲書明季死節奇士。書稱其人舊一僧寺物。米庵為施巨鐘一口。貫獲之。余常以不得往觀為恨。

題倪文正公真蹟

襄家所藏。明倪文正公墨蹟。五言律一章。絹本立軸。題聞黃石齋歸途徧遊名山。妬賦二之一。示仲謀。辭宗倪黃二公。崇禎間清流領袖。一幅中合併姓字。但未詳仲謀何人耳。幅長九尺。字如拳大。雄奇飛動。中

含有沈鬱蒼蒼之致。想見其陳力就列。整冠殉難。每一展觀。覺鬼雄毅魄。隱現銀鈎鐵畫間。未嘗不正襟起敬。乙亥臘月。賴襄子成謹識。

題吳春坡淺絳山水

余所藏。明吳己淺絳山水。紙本立幅。款。萬曆乙酉孟冬。寫有吳巽父春坡山人印。層巒疊嶂。奇崛磊砢。屋宇樹木。用筆朴老。無有甜氣。而款字極謹楷。蓋未墜香光以後柔脆習氣。然亦非如衡山之太綿密也。後遊碕浦。多見沈石田贗本。石法樹法着色法。多肖此幅者。乃知吳是學沈者也。

題朱軒水墨山水幅

明朱軒水墨山水大幅。上自題絕句。董玄宰同鄉人。書逼肖董。畫則雜石田骨法。欵丙寅仲春作。蓋為天啓六年魏璫慶東林諸賢時。軒以名流。能超然事外。筆墨自娛。亦明哲人。嚮有鬻古者。挈數十幅來。余特注目此幅。論價不就。後數年。遇之浪華。傾囊購獲。大凡鑒書畫。展之數尺。有真氣來接我心目者。是矣。稍久。則雲霧濛然。如古刀劍。出室數寸。輒可決。若然者。雖久潤。記識不誤也。

題江南春曉圖卷

江南春曉圖。青綠雜赭。皴擦隱現。為山巒重複。港汊貫穿。桃林帶水。睨之如無窮。嚮遊紀與翁論畫。余問橫卷少可觀者。君有所經見否。翁曰。嘗見明人王嶼卷。於今不忘。既歸。遇一董。賈獲此。即王畫也。欵崇禎戊寅春。已寫于古桃葉渡。戊寅正閏。獻縱橫中原時。江南猶有閒地。可作畫。有佳景可寫也。後此則桃花流水。不可復問矣。有林整字公跋。署元錄壬申。知來此間。距畫時非甚遠。江南人避亂歸化者。齋來也。

題盛茂燁山水

明盛茂燁石湖暮色圖。嘗觀之筑前。垂涎而已。側有



松永子登亦色欲之。歸京周歲。子登忽寄一巨緘。開視則是矣。蓋知吾愛之。為周旋終獲之云。米庵亦藏盛一幅。嘗睨視此圖曰。未知何如我幅數。此圖用筆鬆細。墨暈渾涵。就絹素本色。作橫煙兩條。掛壁望之。覺蒼然之色。遠自絹中來也。

題趙之壁宿雁圖

雁凡五隻。半睡半起。大月將落。蘆花無色。上題七絕。墨痕如濕。余初見大鹽子起。觀之壁間。色動。後送母過浪華舟遊。子起同載。酒間忽曰。子欲吾宿雁邪。遂棹舟至其家。呼燈出以見。貽子起能更解風流。又能

割所愛。此幅不易獲。此人亦不易逢。子孫其寶之。

跋鄭培草蟲卷後

鄭培花卉草蟲。出於沈南蘋。沈之勾染。一味工緻妍麗而已。鄭則時雜率筆。勾勒沒骨。隨物互用。而生機躍然。蓋有窺於青藤白陽之遺意者。此卷可見。卷尾枯荷折葦之下。以純墨寫一蟹。蟹非蟲類。或者疑之。不知作者故以此壓尾。用磊落之筆。盪滌觀者心目。亦文章出題外作結法也。

跋白石書東

新井筑州書東。竹谷其別號。所與涸巖。不詳何人。蓋

與人請壽詩。副以此書。勉以頤養。以待嗣子之長。雖短簡。為久謀者。犁然有當。用世人語言自別也。正德時事正是如此。其筆氣韶秀。鋒銳畢露。則見其才氣如新發硎也。

跋米庵樂志論

米庵不宜書此論。書此論者。唯余為宜。余雖無良田廣宅。家臨鴨水。不必須溝池環匝也。面東山。不背山也。遊戲平林。濯流追涼。皆余所有。米庵所無。余有酒腸。米庵不解飲。則陳酒肴。烹豚釣鯉。唯用飲於人。不能自飲也。然至其書法佳妙。與文相稱。則米庵所有。

而余絕無耳。則米庵終宜書此也。

題賣茶翁書後

高游外。桑苧流亞。蓋有心人。遁託於茶者。觀其莖齡自燒茶具。非沒心此一件者。可知也。今之俗物。動輒曰煎茶煎茶。沾沾自喜者。皆高之罪人已。道苗師嘗飲誦高自警詩。過三條董肆。見其手書此詩。驚喜購得。亦重其人也。文政丙戌八月念日。跋畢呼風爐烹鷹瓜一椀酌翁。又與師對啜。

題竹洞山人仿十二家畫冊

畫之有北苑。猶詩之有少陵。書之有平原也。奄有前

古而開後人無數法門。雖包合諸體。大抵以雄深酣鬱為主。是大家態度。非以輕儇為巧。率薄為韻者。所能擬議也。

南宮源於董源。山法樹法點苔法。無一不出於此。恐人窺破之也。故以己意展拓運化之。墨戲狡獪。眩迷肉眼。驟視見其懵懂而已。諦觀則山之向背。樹之穿插。無不有條理。蓋先得董法。然後可與語米法。如此圖。庶幾得之。世之持此掩拙者。特以墨瀟塗灑。為鵲突圖。曰是米法。豈不使海嶽老仙。大笑冥漠間。米元章得北苑之墨。黃子久得北苑之筆。得墨者易

擬得筆者難摸。以墨可沒。迹蹊而筆每露痕跡也。故不善學者。徒成枯槁。而已。抑黃與倪。齊自董之禁頭悟入。而倪純用側筆。黃正側間雜。顛倒縱橫。所以最難學也。

四大家。大癡黃鶴為妙品。雲林梅道人為逸品。而逸品中。又自有辨。倪以少筆墨為高。吳以多筆墨為勝。倪高淡幽遠。如啜茶人。吳酣嬉淋漓。如愛酒人。酒不嫌杯盤狼藉。而茶則貴爐鼎整栗。臨一家畫法者。應作如是觀。

雲林畫品。如王孟章柳之詩品。王孟章柳詩。妙在無

字句處。雲林畫妙在無筆墨處。夫畫而至無筆墨神  
矣。逸不足以贊之。竹洞山人山水。每以筆酣墨飽見  
勝。而至摸倪法。則極其荒寒。如詩家所謂不着一字。  
盡見風流者。山人真不可測也。

石翁兼學元四家。而筆墨之致。多取梅沙彌長於縱  
橫酣肆。而短於疎淡簡遠。蓋材具之豐。製作之富。可  
謂畫中之廣大教化主也。余家藏萬曆間人吳巽父  
淺絳一幅。樹法點苔。彷彿仲圭。其實學沈耳。

昔人稱文待詔畫云。其秀善之氣。溢縑素間。秀善二  
字。可謂畫待詔矣。蓋秀而不善。其弊也甜。善而不秀。

其弊也澁。備二者然後可以摸待詔已。竹洞溫雅真  
樸。為我交游中第一人物。訥於言。而敏於畫。亦不愧  
此二字者也。

昔人評趙仲穆書。雖不免襲乃翁風。而其中自具有  
一種趣味。其畫亦然爾。大抵趙父子畫。長於人物翎  
毛。至於山水。遜於王吳倪黃多矣。雖然王吳倪黃。一  
變古法。猶宋米蘇書決壞。晉唐藩籬。鷗波乃力追古  
法。意在矯其弊耳。

南北分派。在今日不啻冰炭。不知昔人自有兼有兩  
派者。在元曰子昂。在明曰伯虎。是已。二人手腕並極

其適利而絕無粗硬勁捷習氣。是其所以入賞鑒也。蓋文人之極精敏者。故雖窮能事。迄無匠氣。竹洞此圖。妙得其工穩文媚之趣。

思翁眼空一代。其書自謂籠牢諸家。而妖韶鬆媚。乃其本色。佳處在此。病處亦在此。後人震於其名。故不敢議耳。其於畫亦然。天啓以降。風靡波蕩。至於清人。一切皆董家奴隸。筆端全剛折。強為豪語耳。此圖屋宇樹木。用粗笨之筆。亦嫌其太纖也耶。師學捨短。後生不可不知焉。

竹洞山人。作一畫。未嘗杜撰。必有所原。而以意變化之。錢叔寶其家舊藏。故此帖列諸名家。而終摸及之耳。諸家皆聞其法。而未覩其蹟。或獲之傳摸者。至於錢。則几榻間常常展對。故最見其精神融通。所謂百聞不如一見者。

引生嫌淡墨渲洙。帶有匠氣。故創渴墨洙法。蓋因不洙不成畫耳。使不洙而成畫。則所謂渴洙亦屬無用矣。今人不會此意。故意燥擦。往往成雪景。揉耳。竹洞此圖。可謂不襲其貌。而取其神矣。

題陳曾則畫蘭

陳曾則畫蘭如草書。竹如楷行。石如篆隸。而題字二

行綴畫隙者。如蘭竹石。墨皆秀潤欲滴。此幅為小石  
元瑞所藏。嘗迎米庵展觀。同社書畫。米庵尤注目焉。  
招余隱處。問橫奪計。余掉頭曰不可。米庵植我背而  
起。

題陸應陽卷

紀春琴所藏明人陸應陽自書詩卷。卷高二尺。長丈  
餘。字如拳大。非文非董。自成一種勁挺。或慕王雅宣  
者也。嘗觀莫是龍父子自刻其書。時間陸書。蓋其至  
支。是龍學石田。規撫山谷。知二人皆不欲為時調者  
耳。病中借觀此卷。快心洞目。覺疾痰去休也。  
上終

山陽先生題跋卷下

門人加賀兒玉慎士敬輯錄

跋先君子書後

先君子書名滿世。世喜其大書草字。不知其所長在  
楷行。方正端亮如其人。至草之跳盪圓活。非本色也。  
楷愈小。愈有法。大米謂右軍書不如其為。內史時。以  
數書奏移。流入俗韻。此書先君未仕時作。最可貴也。

跋景文棋庵香雪詩後

景文面方色腴。神氣恬易。衆方酣宴劇談。而景文忽  
曰吾倦矣。吾倦矣。徑去。社友或故以其所困者。勸之。

景文太踈踏也。梅庵軀瘦。面頗長。鬢髮參沙。以風流好事自許。而與人極懇摯。喜覩失誤。以為笑柄。而人不介意焉。至於香雪。則俊爽人也。眉目間有狡獪氣。啞然大笑。座人輒氣奪舌結。然其所言巧避人忌諱。故未嘗失歡心。所謂善謔不為虐者也。三友皆先吾輩逝矣。揮園於故紙中。得各人手痕。連綴之。社友稿間。余併記其性度聲容。以資記念。辛巳十一月。

題無款明妃出塞圖

作出塞圖者。不專寫昭君。寫前後胡騎人獸環詭狀何哉。老歐詠此。起結皆叙胡人鞍馬射獵。闕明妃者。

數句而已。古人筆墨。每着力襯貼上。詩畫同一法也。此卷絹理踈。而描法密。蓋明人摸元畫者。因摘歐曲中四字。題而返之。

題自書卷後

文政戊寅秋九月。在薩白水閣下。有持此絹索書者。書道中詩十餘首與之。書畢。出戶外觀。落日入海。光彩萬狀。西南鶻飛影盡處。指問傍人。彼何處。曰臺灣也。憶起鄭成功焚儒服事。慨然久之。

米法千字文跋

余嘗謂邦人為米者。特得其努張。不得其秀潤處。蓋

米雖曰學羅讓。至其淵源。實出於登善。登善之妙。在  
秀潤也。為快雪主人書千文。用米法。因及之。所謂雖  
不能至。心嚮往之者矣。壬午端陽前一日。子成試舊  
藏海龍研。時簾外石榴盛開。

題書畫帖

書畫貴沈着。沈着之致。雖由其筆力。資於紙與縑為  
多。故生紙佳於熟紙。生縑好於熟縑。以其軟薄能受  
筆。墨易透鑽耳。紙之熟者。猶拒筆。况背之乎。非二十  
分筆力。賽金剛杵者。誰能得透其背。此客狡獪。故用  
此以試吾輩伎倆耳。壬午五月十八日。

跋游仙圖卷

春塘居士。携閨苑游仙卷來。示無款。審其描法。當是  
晚明人手筆。仙媛凡七十人。琴棋畫綉鞦韆。闔草皆  
備。而嬌嬾癡憨種種盡態。皆如人間婦女。豈仙境中  
亦未能免於情耶。抑所謂寫閨西易。畫牛馬難。以仙  
構圖。以凡寫態。是畫人自見伎倆處耳。

題糺林詩卷後

士錦來。無日不醉。終病酒。今日共遊糺林。林木重疊  
蔽天。水穿綠雲中來。架棚水上坐。坐者鬚眉亦綠。覺  
宿醒頓消。却不免復呼杯炙魚。魚有奇香。觸齒頰。蓋



蓄此水中者。故帶苔石氣也。

題自書畫後

潘大臨得滿城風雨近重陽句。忽租吏叩門。興敗不成篇。余為逸民筆耕生活。雖無吏來責詩逋書債者。日踵門曉聒。其敗興一耳。且如潘使謝遣吏後浩然援筆成篇何難。如余既了債。輒拋筆呼杯。豈復思詩。所以其技日退。勉強作者總不足觀。今日遇鄉僧來索字。言此為一笑。時壬午九月六日。瓶菊未開。簷雨蕭然。

又

倪迂作竹。自題有云。我畫竹。觀者或以為蘆荻。或以為楊柳。今余寫鴉。人必不認為鴉。然夕陽已沒。蒼煙罩林。當此時空際點點。何辨羽翼脰毛。

又

黃鶴山樵。以篆隸之法為皴。其實自董源攀頭披麻脫化來。故學之者。先畫石後畫山。自然悟入。蓋山一拳石之多。積石為山。非有別法。

題竹洞春琴合作山水

寫山之手。推林紀二家。而林每為厚重紆餘。紀則喜作款側欲墮狀。蓋林沈靜簡默。而紀銳敏滑稽百出。

故畫各如其人。

題近人畫帖

昔人論畫。稱有墨無墨。畫無墨。主墨與否別耳。如二米王吳。主墨者也。而沈董沿其流。至麓臺石谷以下。皆董派。專積墨為畫。以其易藏拙。故羣倣之。而為倪黃者。遂罕矣。今日尾路故人。船送我出此冊。論及於此。遂題。時帆影半斂。羣山在亡。亦一幅少墨法也。

題清輝詩卷

清輝樓之宴。勅歌者輟彈。君彝有樽前不着一聲歌之句。雖是實錄。恐屬殺風景語。余為一轉云。酒冷南

樓燭淚乾。月移簾額夜已闌。雪兒亦解吟人意。插撥絃中不敢彈。君彝風流傾座。每戲余以韓蘇。而自謂兒女情多。風雲氣少也。今日之事如生且丑。淨相換打扮博一場哄哄。

題天艸夜泊詩後

平安斗大。加之矮屋撐頭。不能舒如電之氣。今日小醉。偶見物集生所託此紙。呼童作墨。瀋數合。木書西遊舊詩。聊以遣興。憶起當時狂波感沓。自八閩來。盪吾胸次也。

鎮西八郎歌跋

此作于發薩舟中。是夜舟不設篷。星斗滿天。霜氣襲  
久不能寐也。此詩成於不得已者。今讀之。猶不寒而  
慄矣。

題湊川歌後

此余十八歲東遊。始謁公墳所作。爾來數謁。每思少  
作可憾。然亦不能改搆。歌中閩西男子。用韋孝緩語。  
蓋楠公首論。東人可以謀屈。終如其所策。用此典。自  
謂貼切。或云千窟是畿內。非閩西。是用之菊池。若近  
世之清水氏。可稱耳。然平語菟水之戰。曰此河西國  
第一。畿內古亦通稱閩西也。

題李營邱傳後

營邱見一富人屏障上。貼已所作畫。怒曰。吾非畫師。  
索墨塗抹去。無此心胸。無此骨氣。則不可為畫。畫且  
不可為。況大於畫者乎。近時王漁洋拒內官請壽詞。  
却其千金潤筆不受。是王詩所以可傳已。或曰彼中  
人往。有厚祿。可立氣節。如此間不然。然如徐枋傳  
山。天下窮人。而以詩畫為活。匪其人索之。累金不可  
獲。何論有無祿哉。

跋孫師昌墨蘭卷

此卷畫蘭。着花太多。夫畫蘭多花。猶美人之多簪珥。

多簪珥則易俗。然亦其全身標格何如耳。多着花而不覺俗。足以知其畫品矣。癸酉復月。在尾張旅寓。樓窓明暖。展此消悶。以當金釵紅裙之飲。

題伊達子負藏清人花卉卷

文化癸酉十二月六日。山陽外史與春琴居士。觀于伊達子負氏。是日日暄風和。酒光搖蕩。忘連日襤褸冒雪之苦。覺圖中蜂蝶皆欲生動也。

題韓大年千文後

世謂大年書多拙處。不知拙處乃其佳處。血肉不多。挑斂分明。未嘗以遮蔽取態也。所以謂之拙也。近時

書家。槩以豐厚墨。作結密字。使人不能覩筆勢所往來。以蓋其陋。驟見如佳。諦視之。醜態百出。故曰蘇曰米。皆成船高惡札樣耳。安起大年以醫其俗。癸酉臘月十四日。山陽賴襄題于四日市寓居。是日雪霽風收。南勢諸山秀色如拭。

跋沈嘉則詩卷真蹟

明沈明臣自書詩卷紙本。烏絲闌八十六行。東讚漆谷老人所藏。癸酉孟夏携來京師。時家大人亦在焉。得共觀之。其客舍。記明人說部載。沈在胡宗憲幕。就酒間賦詩。有挾蒼短兵接戰處。殺人如草不聞聲之

句。胡起將其鬚曰。何物沈郎雄快乃爾。今視此書。其勢險。其節短。雖不天聲色。其鋒不可犯。字在絲闌中。而機運自如。無窘促態。猶戰狹巷中。殺久無聲也。

題天平寶字年間經卷

我天平寶字。當唐肅宗時。宜乎其書道緊古勁。暗合顏柳風骨也。時運所致。有非人力者。余來於讚。觀書畫。幾乎百餘幀。皆明清間名蹟。其字槩以綿麗秀治。勝。忽見此卷。如蒲柳叢中。遇一槎牙古松。何得不撫而盤桓邪。

跋無款毛詩邶風圖

蘭兮生。持魚名毛詩邶風圖粉本五段來示。署仇實父臨馬和之。有陸子傳張伯起跋。初生於一董肆。得其泉水一段。不甚奇也。但覺其紙有異。偶讀清姚際洵好古堂書畫記。記宋金粟山廣惠禪院藏經紙。每幅有印。其背可作書畫。明人多用之。因出前圖視之。有金粟山藏經紙六字印。乃急赴前肆。搜尋得餘四段。皆此紙。乞余記其由。余細閱描法。不類仇手。二跋字亦無精彩。孫北海銷夏記。載趙吳興臨和之詩圖跋語。亦為邶風。今陸跋槩襲趙語。何哉。意者明人有以此紙摸吳興畫者。黠賈購獲。槩括原跋。託名子傳。

又偽張跋。題為十洲臨本耳。獨其紙如蠟色。縝密光滑者。盡符姚所言。透光諦視。則背面經字。猶隱隱可辨。裱工所揭。剝痕迹宛然。似非贗造者。是可珍也。

題阿彌陀經碑搨本

余西遊九國。意欲一見所謂阿彌陀經碑者。踰赤關。右折赴筑。岡巒坡陀。樹間時見北海波光。至青柳驛。詳訪問之土人。則已過遠矣。碑蓋在海濱蕭寺中。迂路不過十里。輜夫憚勞為不知者以過也。今歸至大坂。見此搨本於武子玉許。一展悵然。遂書之卷末。使後人脚跟及筑者勿蹈吾誤也。

題大雅遺愛圖卷

雄擇甫。與霞樵翁善。翁沒。書畫器玩。散落人間。而擇甫購獲其硯爐劍杖之類。凡十品。倩工縮寫其形樣。絲毫不爽。題以大雅遺愛。如曰非我所敢有。翁之所遺而我守之耳。又收其印章。為譜附卷尾。使觀者恍然如詣翁室。以展其藏。擇甫用意真可嘉也。嗚呼。余亦有好古癖。平生一二藏弄。皆辛苦營求。愛之如命者。自知書生命薄。不能終守之。雲烟風沙。迄歸飄散。安得遇如擇甫者。件件附屬也。

跋伯表書古詩十九首

十九首。氣味厚。風韻長。真漢人口吻。非建安以下所能髣髴。高古如此。寫之不宜用澆薄字体。作者姓名雖不可知。夷考世代。正當隸字盛行之時。伯表用此書之。真為宜稱。余請一本。置几上。晨夕諷吟。恍然翱翔宛洛鄠杜間。親睹作者落筆時也。

題三銘搨本後

三銘書法。皆出唐賢。而南圓潤茂。神護勁險。道澄道麗。可以觀風氣之升降矣。神護近率更。道澄近北海。南圓則類登善。而交以聖教。蓋弘仁貞觀之際。正當彼顏柳盛行之時。而但州秘書筆意。高顏柳一等。至

於延喜。則彼徒有揚風子李留臺輩。求如倉部者不可得。當時雖聘唐相踵。習尚速傳。而其浸淫純熟。每後於彼。後於彼。適所以高於彼也。世之賤家雞貴野鷲者。不可與語之。見三角君獨不然。故聊為道之。

題介石畫後

客携一幅紙本山水來云。是介翁作。余疑其用墨太淡。而款識又漫漶。蓋翁原畫繡本。背之久矣。欲改裝之。脫其背紙。則墨痕宛然。如蟬蛻蛇退神去而形存。可以見其筆力沈貫矣。客已裝原本。又珍此紙。譬如美人其影亦可愛也。

題手寫孔石村畫訣後

余嘗做王叔明作一幅題其上曰孔石村創意渴深然叔明點斂齊色皆用焦墨渴筆是渴字機關已開於黃鶴山樵非創於孔也唯以此為渲深孔為始耳王維以渲淡變勾斫為士氣畫之祖及其久渲淡亦成匠氣故有如孔者出要之真士氣不在淡濃乾濕間也

跋東涯手書詩卷

東涯手書詩卷遊丹江所獲篇什今為丹片山氏所藏無印款又以硃句之蓋稿本也而字畫不苟行墨

整齊當時隨處逢迎可想而後生有詩孳孳和答可以見先輩風誼非吾輩所及其詩與書如無它奇而詩不為王李体古風韵法章法恐當時以詩名家者所未知書亦非享保間書工俗体真可愛敬也

跋谷文晁山水卷

谷文晁山水卷橋元吉所藏其初年撫明人成圖者故林麓煙雲屋宇橋梁皆極謹細而鬆秀有韵不類其平日粗脚笨手滿紙霸氣

跋吳小仙捕魚卷

吳次翁之於人物則林良之於禽鳥也皆妙於用墨



意到筆隨。不容人擬議。非如呂紀仇實父。以勾勒渲  
深取勝。易於規撫也。所以明畫流傳此方。仇呂多而  
林吳少。是神品能品之辨也。相傳次翁喜酒。酒間或  
以蓮房濡墨。印數處。而成捕蟹圖。巨細曲折。各有條  
理。蓋雖神逸之筆。及其既成。未嘗無跡可尋耳。此卷  
作漁樂。亦捕蟹類也。紙品墨色。儼然明人。觀其條理  
曲折。亦足取以為法也。

題寒江獨釣圖

僕西遊。下筑後河。時方臘月。瑟縮舴艋中。如癡凍蠅。  
欲出瓢酒。抵敵寒威。顧無下物。見枯蘆間漁翁信宿。

就乞小魚數尾。舟子又為擷寒荇。相俱數酌。而雪霰  
忽至。不暇架篷。急蔽篷於頭。而相酬酢也。今觀此圖  
於南洞相公之座。憶起往事。已五裘葛矣。因為相公  
述之。如相公居則深簷。出則大輿高蓋。豈知人間所  
遇有如此哉。

題徠翁書吳明卿詩

徠翁書吳國倫七律。用筆大類明人。使國倫自書。最  
恐不過如此。翁平生詩文與書。皆喜明人。而七子最  
其所左袒。故愛而書之耳。然余常謂翁氣宇才量。高  
出歷下太倉之上。二子得翁。不啻青藤之於柳浪。何

况國倫輩。假設翁與此輩並出嘉隆間。則必不俯為  
之代書。其生海外百餘年後。筆墨周旋。乃肯如此。豈  
非此輩之幸邪。壬午春。後學賴襄觀。遂題。

題大雅墨竹

大雅山人墨竹。題臨溪影更長五字。有霞樵之歎。西  
谷生携來索鑿。曰觀者皆以為非真也。余曰真也。山  
人書畫。可謂醜恠矣。而醜中含妍。恠中藏正。世之質  
手。能質其醜與恠。而不能為其妍與正。試以此一觀。

題再寫耶馬溪山水圖卷

余嘗戲自寫耶馬溪山水卷。為含公將去。海內諸公

題跋畢備。而元吉索更寫。余憊然不肯。然索愈力。遂  
許。而宿諾十年。今始果之。旅次不能。始舊本。默運兩  
日夜。命酒酒酣。援筆作輪廓。一掃而了。皴深數次。元  
吉數來窺。又談話亂之。故閱六日纔竣之。始自左方  
寫起。漸右而緝窮矣。乃強結局。故韵折可恨。然補記  
末一段。可以乘除耳。因題詩曰。雪泥鴻爪已茫然。埋  
跡紅塵十二年。心裡溪山青未了。為君展作半緜煙。  
元吉賞其神。畧其貌可也。

香雪翁畫蘭

鄭板橋以書法豎撇法畫蘭。香雪老人此畫頗似之。

老人在時常與余論書畫曰此事唯要其沈着不必形似况妍媸乎吾不學書畫獨學以墨入紙三十年矣近屢覺得力其持論如此故老人唯一樣落墨向紙而已而觀者以為字為蘭為梅竹菊老人豈各各學樣如世俗匹哉故余不別論其畫蘭如何也

題筱承弼小字卷

承弼小字得用墨左右相讓法自太宗哀冊得來世以書名家者所不及其胸中萬卷融出個個凝結也

題自書前赤壁賦後

東坡一代人豪欲有為於天下此意觸事便露雖練

澹低摧之餘不能自抑作此賦時年四十七官黃州團練以強齒居散地其中不能平慨想孟德公瑾之徒寄之筆墨以自消遣耳故前賦其本色後賦特餘波耳袁石公輩乃曰後賦勝東坡謂蕭統評陶詩為小兒強解事余於石公亦云偶錄前賦因及之

題田君彞畫山水

君彞云善讀書人精究六法者子成一人其他口有論而腹無識是君彞自道可耳如余可謂口有論而腕無墨也渠寡交獨知有余故謬許如此余嘗有詩自嘲云文章已愧老彫蟲寧耐含毫學畫工此筆習

為盤硬語。寫成層嶽勢橫空。君彛常評余詩。以韓蘇見戲。然硬或有之。敢望安貼。此中消息。可通畫理。即如君彛此畫。度幾安貼者。併錄為問。

題與田彛合作山水

酒間吾寫叡山。而唯作腰以上。如九華帳裡。見李夫人影耳。及君彛為遠樹襯之。覺冉冉來親又也。

又

君彛知余最短於屋宇人物。故先為之。欲使余故意作山。而余更逡巡。醜拙倍常。蓋念奴永新先唱第一聲。續唱者豈得不舌縮聲顫。

題介石畫帖

介翁於山水。一代繡鴛鴦手。而此帖度人以金鍼。真學畫者之寶也。余嘗喜論畫。每人持畫索題。略着數語。所謂小兒強解事者耳。誰傳示於翁。翁發技痒。為此馮婦舉。而不知自洩天機耳。然翁畫如秋潭照久鬚眉畢現。可觀而不可摸也。

跋介石橫卷

作山水橫卷。如文章家作長篇大文字。開闔起伏轉摺銜接。皆有脉理。其中精神聚結處。如錦團窠。觀者眼光盡注于此。而其首尾乃省筆減墨。雲杳煙渺。不

至全幅拍密魚游目處。則橫卷能事畢矣。然非氣力足以運之。不可語此。可語此者。唯介石翁一人。如此卷。雖用筆如有粗細不倫者。要之其運用自在。脉終貫通。視之他手。靈蠢殊別矣。

題大雅小幅西湖圖

東坡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兩相宜。余觀西湖多矣。大抵布置拍密。敷采縵麗。寫其濃抹而已。蓋長卷大軸。勢不得不然。大雅乃以一小幅縮六橋雙峰。用筆踈爽。如見西子之淡粧素服。且此不寫其正面。而貌其側面。眉暈頰湏宛然。尤解動人也。

跋宋板阿彌陀經

雲華師在播見宋板阿彌陀經。欲獲無由。橫胸六七年。與余同看花智恩院。有客過。余所識播人本莊以行也。呼共飲。談及經事。本莊云。吾力能為師取之。又數年忽封裏寄至。師驚喜未示。其排行布字。不太整齊。紙墨顏色。儼然宋槧。其中而兩作兩天。可正今本之訛。字清勁。頗類率更。圖亦不濫惡。雲物鳥獸。色色皆有意趣。佛面目雄壯。無雌氣。款烏鎮莫俊圖。弟倫刊。蓋兄畫弟刊也。師曰。本莊可謂善男子。而子亦大有因緣。願跋之。余曰。此以何善根福德得之。宜以七

重圖護之。金銀瑠璃玻璃碑渠瑪瑙嚴飾之。

題介石絕筆畫

介石翁為其戚坂上生。作歲寒三友。獨梅有題款。未及梅竹。倩余補填。曰翁在時。以子為海內不易得之知己也。有以證之。嗚呼。余雖好畫。非能點染。何敢謂知翁。翁筆有他人不能擬處。雖無題署。可望而知。各題數句返之。余嘗跋翁山水長卷云。譬如大文字。要看其大開闔。如此等則小品文也。而筆法同。所謂獅子撲兔亦用全力者。又以修史法例之。大軸山水則叙大戰大事也。梅竹傳各人也。

跋嵐峽圖卷

嵐峽山與水十八焉。花二而已。而花開則山倍艷。水倍麗。無處不可觀。非如芳野初瀨。所觀唯花。一覽可盡也。無奈去城稍遠。花期易誤。即得其期。辨酒糾伴。至則日在花梢。絲竹雜沓。中酒數行。而暮色蒼然。蹀躞而還。城門塵起。何暇盡領其勝。余奉母數遊。皆信宿溪店。或隔水目逆。或循山回眎。或泛舟左右。視或燒燭。躡月細觀之。自幸以閑散人。故得爾。令觀紀君倩工作圖。已寫全峽。又寫各處。如畫美人全影。更狀耳目口頰面背正側。紀君忙人。故欲領之。圖畫中耳。

如余不必用也。觀畢，題數語返之。

題馮仙棧山水

余嘗聞米庵藏馮江鑑山水。其弟雲潭自崎獲來。舊有數幅。散收於數家。今日讚石帆山人。忽携一幅來。峰巒巧緻。皴類亂柴。而用筆輕鬆。與浦庚所謂輕淡細秀者合矣。吾定為真筆。名款右方。隱隱有一行字。蓋所贈姓字礙人目。故洗刮之。然不為瑕。適足知其為真耳。

跋市河米庵絕句

孔陽寄此稿來。欲得余一閱。聞已經天民五山評隲。

何以余為。然亦非可辭。會省母于藝治裝。收之筐中以行。自室津買舟。阻風雨。無聊殊甚。忽憶此卷在乃探出。映船窓翻讀。孔陽聲容宛在。于此為對晤想。蓋其詩無一假構。隨遭抒寫。而吐屬清爽。非世刻意索巧。讀者亦感頌者比。又以其遂於書畫。語語肯綮。所謂清真風流四字。可以移贈之。數日逢滴中愁悶。賴得消散。遂搖筆贅評。亦當對坐談譚耳。庚寅六月十五日。舟泊狗島。兩鞍解纜。南望五劍山。列植宿雲中。是高房山墨法。恨不同觀也。

題小澤蘆庵翁太秦歌稿

杜詩以夔州後為上乘。蓋詞人才思筆力出於天分。然必須經涉世事。備嘗艱苦。然後其機熟。其味深。所謂德慧術知存於疾疾者。蘆庵翁和歌為當代第一。而其避災寓太秦時。稱最深妙。故太秦者。蘆庵之夔州也。

### 題研譜後

端溪在嶺南江中。蓋極熱濕溽處。故其石色紫而質溫。所以堪為硯。其暈與紋亦由鬱蒸生。非所必貴。然非所謂子石在石腹者。鬱蒸不甚。故有暈紋者必潤澤。故可貴爾。聞宋初下岩已竭。更開新坑。元明以來。

或有禁。或否。民隨便輒穿。不論脉理。無復佳品。在彼既然。況能到此間乎。船來者。蓋侘產非端也。然流傳在明以前。或有乏於彼而存於此者。吾論硯不問其為端與否。又不問暈紋。但取其質潤可蓄水。呵之則濕。拊不留手。與墨相戀。其瀦無泡。如雲湧者。斯可矣。吾有兩硯。其一深紫膩理。厚重無文。底穿挿手處。古色鬱然。其一淡紫。有綠黃白斑點。平底上階下方。成同字形。池中畫波濤。而一龍環之。就龍身成池岸。故不礙墨。蓋文士特製適用者。非若彫鏤可觀不可用之類。余有一研二十年。曾伴我修史之句。謂龍池者。



也。

又

端硯青花金綫。無論不可見。至於眼。緊屬贗造。否則死眼而已。其真活眼。吾唯一見。河合漢年在江門。從董肆得一小佩硯。命工改彫。忽呈一鴿。重圓。嬌瞳射人。又火捺黃龍。蕉葉白。亦各一見。木米叟取一古剎所藏大硯。自改彫之。火龍爭出。恐宋時來者也。雲華師在尾張。所得一硯。色青白如芭蕉嫩葉。時觀紫質。如皮破肉露。蓋青白者石曠也。

題西清古鑑後

古鼎彝驟視穆然。見其敦龐而已。諦觀則五色燦爛。文如煙海。是贗造之所不能為者。譬若周誥殷盤。詰屈聱牙。而其中華腴富麗。文彩蔚起。非如偽古文。整齊平板。一覽可盡也。故西野翁好古。與河合漢年同癖。漢年更有力。網羅種種。邀余恣觀。余雖無鑒銅器眼。以觀尚書意。觀之。無大差繆也。偶讀西清古鑑。憶起往事書此。

題集古印存後

秦漢官印皆銅。鑄文刻文。並難如意。而湏急就多就。其印篆皆如八分去波撇者。皆當時風氣自然。中世

官人不必用印。印特施於號令誥勅。無復須急與多。故多用繆篆。元明以還為文墨之飾。又屬凍石出。彫鏤如意。始於吾子行。極於文何。工巧百出。然必存秦漢印之意。易中寄難。巧中寓拙。乃為妙也。印存並存。古今印。流覽之際。偶得此說。此意豈獨篆刻。詩文書畫皆然。當每留餘巧。不當極狂怪。然實非能巧。而以狂怪蓋其拙者。世亦不少。勿為所瞞而可。

題陶說後

柴窯以天色為樣。其淡而腴可知矣。哥窯以下。大抵所貴在此。自宣德成化。釉法益巧。以錯彩勝。故宋窯

如詩之有陶靖節。明窯如盛唐李杜高岑。明末至清。以青花一種為正者。則宋詩也。柴窯碎片。貴如瓊琚。亦猶舉陶詩五字。輒真氣可玩。非後人所能擬也。

題續茶經後

唐宋皆末茶。團之取其氣不散。如麝煤然。其後直煎葉。不復久藏。吾謂末茶如古詩長律。煎葉如絕句。氣韻淡雋。可喜者在於絕句。且咄嗟可辨。末茶必須炭熾湯熟。猶古風必須學力有素。然古風雖拙亦可耐。至於絕句。其機在刹那。失之不可。故煎茶難。抑末與葉。其種料本別。而今世葉貴者。在末料之旗槍。風

味癡重。失嫩雋本色。是用古體中字句於絕句也。

又

茗壺之作。作於煎茶。而鼎鑪皆廢。如彼龔春時大彬等所作。價比拱壁者。時變使然。如此間木米擅其技。取其風韻雋雅。不必適用也。余謂鼎無流。壺有吻。故在今湯候。不復可說蟹眼魚眼。當換之曰鼠尾狐尾。

山陽先生題跋卷下終

# 發行

江戸日本橋通二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大塚心齋橋南二丁目 敦賀屋九兵衛

同 北久宝寺町 敦賀屋彦七

同 塚筋金田町 象牙屋治郎兵衛

# 書房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9746